



穿睡衣跑步的女人

CHUANSHUIYI PAOBU DE NVREN

张 楚◎著

有一种着意克制的悲悯，似乎人的无边守望本是自然。



穿睡衣跑步的女人

CHUANSHUIYI PAOBU DE NVREN

张 楚◎著

有一种着意克制的悲悯，似乎人的无边守望本是自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睡衣跑步的女人 / 张楚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1027-0

I. ①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4148 号

穿睡衣跑步的女人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张 楚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1027-0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被儿子燃烧	1
穿睡衣跑步的女人	14
地下室	30
火车的掌纹	72
老娘子	86
惘事记	100
一棵独立行走的草	114
因恶之名	129
赵素娥	185
跋	197

被儿子燃烧

关于周德冬老人叽叽歪歪的说法无疑是从独眼李嘴巴中诞生的。正如我们想象，他的嘴是口神奇的地窖，储存着村庄与村庄的秘密。一九九八年的阳光发芽时，我们夏庄的麦场、街衢、玉米秸子垛、瓦房矮檐下，处处荡彻着拨浪鼓清澈撩人的记忆，它提醒我们夏庄纯朴而忧伤的村民，春天又清亮亮的来了：本地土狗都忙着麦子垛里恋帮；孩子们则醉薰薰挎着书包，野兔子似的欢蹦在蒲公英盛开的犄角旮旯；而上了年岁，整个冬天忙着哮喘的老太太，总想买个把米黄鸡崽，罩了铁筛洒抖着小米，好歹又挺过了一个冬天，心里暖和着呢。所以说独眼李承担着重大责任，他成了立春以来最忙碌的消息传播者。比如前天，他将手推车弃置大队的铁门一侧，对那帮晒太阳的老头讲了月末发生的“前店事件”——它涉及春天与精神病，父母与女儿，气功与迷信，以及由此诱发的治病与强奸，死亡与糜烂——老人们并不太热心，却也嘘叹不已。

可是他们只是发发牢骚。牢骚过后张贵喜不打紧地问，我说独眼，周德冬那个气迷芯，倒是安生了没有？独眼一声喟叹，反问道，你听说过狗有改掉吃屎的德行吗？老头们掖掖夹袄，拉严毡帽，将眼睛仓促遮掩，刺眼的日头就温柔顺气多了。

周德冬瞄着老太太矮矮的身板弯成幅马鞍，呼哧呼哧地往厢房搬白

菜。他呼噜着嗓子说，去给我叫有望！有望是他本家兄弟。老太太眨眨眼，问，找他干啥？他可是闲不住的蚂蚱。

周德冬嘟囔着说，管我做啥？你叫去就行了！

老太太默不吭声出去，半晌回来说，有望没待家，种地是赔钱的买卖，水贵电又贵，干部心肠又黑，现下哪个有脓水的老爷们还窝家里？早出去打工了。有望可是个有成色的泥瓦匠。

周德冬觑着老女人，晓得她说谎。她这人有个毛病，死了也改不掉，说瞎话时，眼睫毛老蜻蜓膀似地闪。老太太盯紧了他眉眼，叹了口气，你这是何苦？转身出了屋，站太阳下楞了会，悄没声地转了泪。

又是半晌，有望便旋风似地刮来了，劈头就问，二哥，有啥事呀？他脸子白净，脚上还穿着双皮鞋，倒不像个正经的庄稼人。周德冬说，院子里的果树收了两筐柿子，我打算给明月送篮子去。明几个你套上你那头驴，把我送到前野村去吧。

有望抽出盒烟，却半根也没了，揉巴揉巴踢进炉坑。老太太忙爬上衣柜，打像镜后头翻出盒“北戴河”，掖他兜里，又去觅洋火。有望吸着，小眼叭哒叭哒逡巡着老女人。老太太的脸像裸地窖里的冬白菜。

有望便说，二哥，你还想那狗日的？没人性的龟儿子！上辈子倒是个正经和尚，没摸过女人！

老太太铁青着脸生炕炉子。玉米骨头秋下才收，又涩又湿，周德冬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女人直了腰身说，你还想他干啥？倒是越老越糊涂，他已三年没蹬过家门！明月？明月还认得你？哼，哼……你是不是还想被他小舅子打断根肋贴骨？说完就潮了眼，柴火苗子呼呼地打着她的头发梢。

一九九七年，秋后的日头倒是霸道。周德冬侧身倚着车轩，眯眼瞅着天空掠过的雀子。沙土地里的落花生眼下才拾掇完，愣眼瞅去，田野倒像块灰头灰脸的狗皮膏药。有望的驴铿锵地踢着松软的沙，有望机械地挥舞着柳树梢子，不时探头探脑地张他两眼。周德冬有意无意避开。

经过他爹他妈的坟时，他突然哭了，心下说他爷他奶，我这是接我儿子去，国庆他已三年没替我耨过地了，你们不牵想我，难道国庆还不牵想？经过他爷他奶的坟时，他心下说爷奶，我去接你们的重孙子，国庆他已三年没踢过家里的门槛，国庆不牵想我，还会牵想谁呢？

正如人们传言，这次漫漫西行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，而且都波及到他堂弟有望的自尊。一是有望的小叫驴在沙地里跋涉了两个时辰，命根都累肿了，有望本来有个打算，让它下个吉日去夏庄配母驴的，眼下倒泡了汤。二是有望没受到象样的待遇。像有望这样好脾性的人都难以启齿，国庆他媳妇真就不是人操的。

有望说国庆媳妇见了面连声“叔”也不喊，大中午的只煮了两碗面条，没甩荷包蛋没关系，竟然连花生油也没滴；花生油没滴也没关系，竟然连把青菜也舍不得放。没出息的周德冬扒着面泪眼啪嚓地说，你们两口子……啥时搬回家里头？

国庆只蹩着炕沿抠指甲，他媳妇头也不抬地纳鞋底。明月还未散学，院子里的鸭嘎嘎地蹩进屋里，国庆媳妇抬腿一脚，将两只鸭子踹了出去，尖着嗓子骂道，连畜牲都知道护崽儿，偏有人就胳膊肘往外撇，现在想儿子，当初忙着干啥着！

周德冬明白儿媳骂他，他惟有不吭声。哪有不户崽的鸡鸭？当年五姑娘要死要活地买商品粮，他不过添了千八百块钱。儿媳私下向庄里人埋怨，说老东西不是人，将钱往外姓人手里塞，他咋不惦记着他儿子呢？他将来不得靠他儿子养老送终？

他斟酌着说，明月还没散学？我给她拿柿子来了，甜得麻口。

他又粘乎着说，我……做梦都梦到明月你们呢。

国庆媳妇蹙着眉眼道，拿烂柿子干啥，你又不是没工资，要真惦记心疼她，不如给她一百两百的，现在学费贵得离谱，国庆倒是接你的班了，可如今下了岗。我们一家子要不是靠我娘家撒扶，不早饿死了！哪里还容得你屁颠屁颠来寒碜我们？

有望说，国……国庆！你爸来探你，你倒说句人话！

国庆就说，我们明月妈说，要是明月她大姑二姑三姑四姑五姑来赔礼道歉，我们就拾掇铺被回家，要是她们不来，我也没辙。说完眼就瞥向窗外。窗外什么都没有，只落得高粱稞子和玉米穗子腥甜的清香。

有望抱了轻如柴草的周德冬。周德冬呼哧呼哧着喘气挣扎。他放周德冬到驴车上，顺手拽了根柴火，朝着驴货事就是一鞭，说周德冬呀周德冬，你要是我哥你就跟我回吧，要么你就留你儿子家，你儿子是你生的你养的，是你的家伙势弄出来的，我哪有脸训你儿子呢？

据独眼李讲，那晚周德冬派人送信到五个姑娘家。其中三姑娘、五姑娘家住县城，周德冬十二岁的外甥骑着自行车，咿咿呀呀摸黑溜到他姨娘家。待五个姑娘齐全，已是夜里九时。周德冬剃着柿子树里的上弦月，确信他还没老，骨头没长绿毛，心肝肺还瓷实，瞳孔不仅亮堂堂，而且反射出威严的心意。五个女儿急切打量着父亲，不知是如何的子卯寅丑。

独眼李讲到这节骨眼，张贵喜突得想上茅厕。待他揪着裤腰回来，众多的老头光是咂摸着嘴。小日本尤其忧瑟，眼里框着明晃晃的泪水。他慌张着询问，咋地啦？那五个姑娘真就去国庆丈人家赔礼道歉吗？啊？五姑娘也去啦？

不光去了，小日本咽着吐沫星子说，还被国庆媳妇卷回来！二姑娘五姑娘三姑娘还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天底下哪里寻这样歹毒的女人？她骂二姑娘说，要不是你整天往明月奶家跑腾，跟条蛆似地瞎搀和，她爷能没了主张？她骂三姑娘说，你儿子算是人养的？流鼻涕了就往明月身上抹！她骂五姑娘说，你买商品粮图个啥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商品粮的下了岗，一样得饿死……瞧瞧，比蝎子还毒烈！她哪儿是诚心回周庄？分明是想鬼主意，羞辱周德冬和他的女儿们呢。周德冬也曾是县轧钢厂的会计，是个人精，虽说有了症候，也不至于窝囊到没皮拉脸吧！

张贵喜不知道小日本说得是真是假，他发觉国庆媳妇的某些言辞很像平日里小日本儿媳骂街时的口头禅，然而老家伙们一致点头，他心里才安稳些。独眼李的凉粉那天还剩了半萝，心下急着买卖，狗屁燎慌地总结道，国庆媳妇说了，要想他们打道回府，除非国庆他二姑老姑去请，要么就是周德冬出殡，他儿子也不会披麻戴孝，领着一帮姑子摔瓦盆烧枕头！

过了小雪，周德冬雇了辆电驴子，上县城寻他妹。他先找他老妹子。老妹子在加县油站当会计，见了她哥眼皮先就布了两丝红绒。她付了钱，打电话给她男人。她男人是税务所的司机，开了辆破北京吉普，拉他回到家里。老妹子煎了五个鸡蛋，不光煎了鸡蛋，还炖了锅肉。周德冬瘫后不能吃肉，老妹子疼他，怕他活不几年，能吃就吃，不吃哪天死了，在阎王爷那里腹中清汤寡水的，也不会受小鬼待见。老妹子夹肉喂他，他就古怪地笑。老妹子也是五十四五的人了，盯了他的嘴皮子流着油脂，心房便一跳一跳地疼。

周德冬掏手绢，老妹子忙揪块手纸，擦他柔软的唇。周德冬快活地说，幸福他妈，国庆媳妇讲了条件，只要你同你二姐去趟前野村，叨唠句好话，他们一家就不计前嫌，搬回来住呢。

老妹子低沉着眼脸说，哥你咋没个骨气呢？人要脸树要皮，想当年怪你没给她买商品粮，寻个借口骗她混帐兄弟来，不光扇我老嫂子俩嘴巴，还一拳揍你个仰巴叉，摔断了腿不说，还闹个心酸——国庆站边上，连个屁也不放！他不是我们周家的人哪！你将他们赶出家门，难道还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说三道四？前年浇麦子，你黑灯瞎火跌了跟头，落个半瘫的祸根，不也是他气的？住仨月医院，国庆他只探你一回，还是两手空空来的！他媳妇是王母娘娘，不会办人事，还不会说人话？连医院都没去——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乌鸦也知道反哺呢，我五个侄女将你伺候的像地主，过年过节买了鲤鱼买羊肉，买了对虾买鹅鸭，你都这

把年纪，心里还不开窍？

周德冬听得老泪纵横，几近喑哑。老妹子以为说到他心肺里，心下好受许些。谁知周德冬摔了摔袖口，直秃秃讲，都怪你跟你二姐！国庆半夜携他媳妇认罪，你干嘛那样骂他？他是个脸皮薄的人，被你们骂得尿了裤，他能不记仇？你们这群狠心的姑子，又鼓捣我上法庭告他。告他干啥，他是我儿子，他就是杀了我也是我儿子。国庆媳妇说，那天黑夜国庆跑到铁道边，要卧轨自杀呢。都是你们馊主意，害得我儿子铁了心寒了魄，这才上明月姥姥家倒插门。我苦命的儿子，苦命的我的儿子。你要是可怜你哥，不想你哥早死，就替我把国庆叫家里头来。你……我给你跪下吧，老妹子。

老妹子单只流着泪。后来老妹子寡着脸说，幸福他爸！开车送二哥回吧。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随他的便吧。他要黄了我这门亲戚，就叫他黄吧！

夏庄的老头都佩服老妹子引用的那句主席的话。他们感慨地说，如今谁还提倡主席的话呢？主席死了三十多年，语录也就早随人飘散，像陈年的好麦子，如今也只成了麸子。独眼李兴奋地甩甩波浪鼓，说老妹子那可不是一般的妇女。文革那阵还是姑娘，就任村里的革委会主席呢，眉开目阔，挑两桶粪走起来就像是担了一肩风，套上驴车拉白菜，也要比一般男人多拉二十棵……老人们似乎对老妹子兴趣不大。张贵喜吸口旱烟，说周德冬呀周德冬，你可真是个死皮赖脸的气迷芯。

大雪过后，周德冬经常蹲蹴在檐下琢磨周庄最著名的心事。据说入冬第一场雪后，也就是腊月初二那天，他召开了家庭会议。五个女儿坐着马扎注视着父亲。周德冬蜷俯炕席上，先也斜着他的女儿，又盯了他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早被他折磨得麻木不仁，半句话也不插。周德冬清清嗓子说，今儿你们都到齐了，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。

他卷了支旱烟，呼噜着老嗓子讲道，我明白你们都待我好，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你们都是我的好闺女，你们不光是我的好闺女，还是国庆的好姐，好妹子。我想让他搬回来，可国庆媳妇说了，要他们回来容易，只要单盖三间北京平就中。她的要求多合情合理呀，谁又明白他们的苦衷？他丧头丧脑地，搬回来再跟我们住一个院儿，瞅着你妈我们俩心里就长气，该多别扭？接着周德冬无限甜蜜地讲，你们给我一人出千把块块，我给国庆盖房子，中不中？除了割肉疼就是掏钱疼，可啥事儿都有个例外吧。

周德冬目光痴呆，口述这些话就像在跟堵墙喃喃自语。

大姑娘说，爸爸，不是我抠心，我们来福在沈阳念大学，缴费也不少，哪年不得三千四千的？来福爸又是个没脓水的窝囊肺，春天串庄买破烂，冬天上县城卖猪胰子。你心疼你儿子，咋就不心疼心疼你闺女呢？说罢就哭了，四十二三的人了，哭起来还是孩子般肆无忌惮。

三姑娘说，我们如今还租房子住。我天天上街卖青菜，做梦都捡钱。再说，我要有钱，就是给要饭的也不愿给国庆添一砖一瓦。

四姑娘说温柔地说，爸，我要是有钱，那天底下不都是大款了？孩子爸上了私船当海员，每月两千块，可那是风浪里卖命，都是血汗钱哪。再说我二姐，二姐夫去年拉棉花上银川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被人家骗了万把块，没瞅着我姐夫连香烟都戒了，改抽烟沫子了吗？

二姑娘是嗑巴，嘴紧，说，还……还有哪……哪不满意？爸？不缺……缺吃……穿，有啥不……人造的？

五姑娘排排胸脯说，要是那个养汉的敢踏进周庄半步，不是我狠心，我这辈子就再没娘家了！

腊七腊八的周庄，周德冬无疑是最忙碌的老人。旁的老人俱是靠了墙跟儿，晒着苍白日头。胡同里遛哒着寂寞的母狗，鸡鸭寒噤着嘶叫，叫得雪花满天飞旋。周德冬奇迹般地扔掉拐杖，他轻快地腾着碎步，身后遗留下凹凸不平的积雪。这个冬天格外残酷，各色疾病已招揽了两个

终年患气管炎的老人作陪衬，蒸发为周庄上空诗意的云朵。周德冬五天内串访了六位病秧子，他扒住药罐子们的油腻枕头，时不时撩开他们饺子皮厚的眼皮，激动着大声喘息。

他先是拜访了二喜。二喜患的也是脑血栓，只不过栓住了嘴巴，再也不会开口讲话。由于长年闭着老唇，他的牙齿黑乎乎的粘着淀粉、青菜叶、药面、忧伤凝滞的语言，像毛坑那样臭气熏天，而周德冬则欢喜得如同闻到了来自天堂的香气。他握住二喜的手问，你觉得咋样？

二喜说不出，他就替二喜说，是不是年前要走了？心不跳肝不疼，这就叫回光返照，死了有啥不好？一了百了，再不用活受罪，再不用牵儿累女，也不用像个哑巴有口难言，死了是好事啊！我们有多年的交情？打解放前我们就一块逃荒，躲日本鬼子，解放后娶老婆，五八年吃大食堂，六三年吞落花生皮子，我真舍不得你走啊，可你要是走了该多好啊。他用商量的口气劝二喜说，你等一个月俩月再死，中吧？

第二个被他串访的是王老太。周德冬跨入她家宅院时，她儿子媳妇正给王老太刷棉裤。王老太是台烂掉阀门的风箱，添多好的柴火肚膛也燃不起来了。周德冬猫悄着进屋，握住王老太的手说，老相好哇老相好，你的胳膊咋这么凉？血管里的血锈住了，骨头里的髓发霉了，干啥舍不得走呢？王老太还有力气笑，就问，你这么惦我，可惜你儿子不惦你，我死不死关你屁事？周德冬抚摸着她的耳朵。她的耳朵像片干瘪的苹果肉，竟刺得慌。他惶惑着缩回手指，宽宏大量地安慰她说，你是活不过这个冬天啦。

年前老妹子儿子幸福定亲，早早就通知了周德冬的女儿们。到了那天，老妹子又派车来接周德冬。本来老妹子寒心，没叫她二哥，无奈周德冬听了信儿，竟热泪盈眶地哀求说，你老姑的儿子是我外甥，外甥定亲不叫舅是哪门子的道理？娘亲舅大——快拉我去县城吧！

那天人山人海，老妹子的亲戚全到。老妹子先就安排了周德冬入席。周德冬竟然对桌子上的方子肉、条肉、花椒肉、肘子肉无动于衷，

视若罔闻。他早早放下碗筷，对他外甥讲，幸福，你开车送我上街吧。

幸福就问，吃好没，舅？上街啥事？

周德冬说他想上街遛哒遛哒，天这么朗，没风，日头又大，街上该是年下的味儿吧。

幸福笑了。周德冬的这外甥特别爱笑，笑起来又很丑，让他舅舅很是难受一翻。于是就说，幸福，幸福，你把我搁街上，你就回来陪亲戚，不用等着我。幸福嗯哪着应允。

四姑娘心细，逼周德冬支楞着墙跟动弹不得，问，爸干啥去呀？你不老老实待着，上什么街？街上不像庄里，车多辆多，万一你有个闪失，咋能不叫我们揪心？

周德冬倚着墙面，明显感受到了阳光温存明净的抚摸。他记得有年他老偷摸着爬王寡妇窗户，老婆将他围堵在猪圈杓晃盘问时天也这么美，脸上也是四姑娘眼前这种责备、呵护、疼怜甚至委曲求全的表情。周德冬伸出指甲蹭蹭女儿的头发，说，我想买花圈去。

四姑娘嘴唇被马蜂蛰了下。她认为父亲侮辱了姑妈，本来她想骂周德冬，可见到他仿佛向日葵干叶子般的身躯，心先就软成瘫泥。四姑娘问，我姑值你这么恨吗？幸福定亲你偏买花圈？

不待周德冬启齿，他女儿已经去找她母亲了。过了会老太太颤着大脚晃呀晃地挨紧他，咬着他的耳朵骂道，你个没脸齿的鬼！真随了国庆那个王巴羔子！真觉得骂得不妥贴，却再不会骂旁的咒语，单只瞪着周德冬。好歹她定定神，颤着脸上的衰肉问，我，我……我真想活埋了你！

周德冬叹息着说，我买花圈是有缘由的，你懂个屁！二喜王老太刘豁嘴他们眼看就要咽气了，他们的子嗣后代能不买花圈送魂灵吗？一个花圈就能挣二十块。十个花圈就赚二百哩。二百块！二百块哪。我为啥今个来喝喜酒，不就是图买花圈方便吗？这不顺路嘛，来回来能省十块钱的，这十块钱，可是一个小工一天的工钱呢！

老太太哑着嗓子问，你咋缺那两块钱花？真是黄鼠狼迷了心窍。她对周德冬已彻底绝望，像是对遭了天灾的玉米地，望着它时，也只是冷漠的心疼。

周德冬脸上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，刹那间仿佛年轻了三十岁，说，二百块能买两千砖，能替国庆盖个猪圈呢。我早侦察好了，咱们周庄年前年后好歹死十来个病秧子。挣点外快，加上我每月三百块的工资，我就有指望给国庆盖北京平了！盖了北京平，周德冬眯着眼线说，国庆跟他媳妇能不心动？他们心动了，还不回周庄吗？

周德冬讲这些话时，他老妹子一直在旁边站着，他竟然没发觉。老妹子那天穿着件粉红色的羊毛衫，显得喜气洋洋。喜气洋洋的老妹子后来就蹶墙角处哭。她像个哑巴那样哭，没得声息，嘴唇和眼眉咧得像遭了水灾的河岸。

年后二喜就死了，二喜儿子打县城买了五个花圈。周德冬终究没赚着二喜的钱，很是失望。但王老太他们还活着，不但活着，而且还在大队前头晒了两三天的太阳。好歹这些老骨头给了周德冬些温暖的盼头。他们还有精神气和周德冬开玩笑。毕竟立春了，周庄的野菜野草绿生生的，将这些老人的呼吸间注入了丝丝了了的气力。他们是这样跟周德冬开玩笑的。他们问，周德冬呀周德冬，你还想你儿子吗？

周德冬黑着脸说，谁想他那个王八羔子……他又不想我。

他们问，周德冬呀周德冬，国庆过年回来了吗？

周德冬就说，回来也没地方住，他干嘛要回来呢？

他们还问，周德冬呀周德冬，你老妹子过年给你捎了什么东西？

周德冬就不再言语。老妹子过年只捎了只猪背腿。往年除了猪背腿，还有五六只鸡和三两盘对虾。

他们最后问，周德冬呀周德冬，你的病咋样了？

周德冬嘿嘿一笑。他望着他们衰老的身躯像是望着垂手可得的食

物：他们早晚是他的，他们死后他将从他们的身上赚到一笔钱，纵然现在他们假模假样关心他，他也不会有丝毫的怨气。有时他凝视着王老太狗虾般的身子想，喏，这是一根椽子和五根檩，凝视着刘豁嘴的老脸时则思忖，他够不够从青河县买一车皮的青石头？还是买十来箱现下流行的瓷砖呢？

他越来越兴奋，每天都仿佛年轻一岁，他感受到一股惊天动地的力量正催促他活得长久些。他时常照镜子，他想，即便他从镜子里发现嘴里发了新牙、或是头发变得黑亮他也不会吃惊。他早做好了吃惊的准备。他似乎在脱胎换骨。他对老太太也比以前上心了许多。比如他托人从夏庄集日上买了一双袜子，只花了五毛钱，老太太穿了一个星期就破了。

其实他是愈发厌恶老太婆了。她跟早他不是个战壕里的革命同志了，她和他都在一个土炕上睡觉，却俨然成了阶级敌人。老婆太像个蹩脚的间谍，把他看得紧紧的，他去哪里她就去哪里。本来周德东有个好谋略，那就是跟她离婚，可仔细想想，真要是办理起手续，那就太麻烦了，五个姑娘们会马蜂一样把他蛰得说不出半句话，另外房子大抵分她一半是小事，自己的工资要是和她对半劈，那就太不划算。要想把她解决掉也是件很容易的事。那天周德东把家里的“敌敌畏”从牛棚里翻出来。把这瓶农药找出来费了周德东不少气力。牛棚荒废了许些年，成了盛放旧物的仓库，里面黑糊糊的，满是灰尘和蛛网，周德东弯着脊梁打着手电筒，在里面耗子捣洞似地找来找去。他先翻出了把儿童手枪。这把手枪大概有三十年了，是他当工人时从北京王府井买回来的，国庆最喜欢了，如今上了铁锈，再也射不出子弹了。他又翻出了两张软纸的“囍”字，已然褪了颜色，估计是国庆结婚时剩的，再后来，周德东还翻出了条小裙子，脏兮兮的，无疑是明月幼时穿过的。周德东就坐在地上呆了片刻，等他把手扶住墙根时，手指就碰到了个瓶子，他拿手电筒照了照，瓶子上贴的说明书已经模糊，却仍能看到骷髅阴森的图案。